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點

二

			一	漢
		九	五	書
		二	門	
一	六	〇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一	漢
		五	書
		二	
二	一	〇	
七	〇	〇	
六	〇	〇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20
冊數	10 (4)
函號	276 6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紲力追反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

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

居南宮名經又名造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

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屢及子賤孔子弟子姓齊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

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有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與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皆宗廟盛

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字姓

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屢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

人為但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再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

曰仁道至太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

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

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礙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

後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無故以不知告之

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

八而五六一

弟子姓公
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同也孰愈

女音汝下
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同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
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同孰
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

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同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
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以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
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

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
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敬之也胡氏曰子
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下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

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其學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寡安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
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
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君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

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
屈之意最人所難能

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
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
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
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

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
以為仁
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

論語卷二
三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意也○子路有聞未之能復唯恐有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子貢問曰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白敏而好學未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聞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

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訖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

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和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任三已而告

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

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

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利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僭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及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

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諫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密武

及也

知去聲密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施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死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卿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

高直或之醯焉或之醢焉

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拘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狂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

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道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蓋音各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之也懷之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執利拘之哉垂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敬言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

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太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

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入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於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入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斲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礼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不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黨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

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

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問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

三子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子使閔子騫為魯宰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

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今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堯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

顏閔故其將死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

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其識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

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非小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

如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一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差。取入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則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誇已誇入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章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事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議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

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故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

知不憚所難為○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

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田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

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異焉見矣。○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

之有校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惑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誣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畔於道矣

子曰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莫大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

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止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子曰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不足於此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也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

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病。病所不贖。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

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身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苟沫，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曰：燕居申申如也，夭夭

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也入太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及非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二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排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以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食於有喪

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謂顏淵曰

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

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心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者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

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太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軻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軻於是晉納蒯瞶而軻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軻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泉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此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

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

爾何怨之有若衛軻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軻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

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如作假五十一作五十二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平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

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

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不學而學也○子曰所雅言詩書執禮比身雅言也雅言也執守也

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

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子曰女奚

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僥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唯勉人也蓋生而

可不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子曰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

恃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

人而不語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為是二人者比自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

何

桓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子曰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其在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

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

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篤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

矣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入仁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曰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德

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忘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忘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及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也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

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及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會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子曰仁遠乎哉至何遠之有

○子曰遠乎哉

○子曰遠乎哉

○子曰遠乎哉

○子曰遠乎哉

○子曰遠乎哉

○子曰遠乎哉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平君取於吳為同姓謂

之具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及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

荀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諱○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

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

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

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

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

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

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

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

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

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不誅者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

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

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温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及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 下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如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太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

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矣天

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

勞慎而無禮則蕙更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下節

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澗淵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

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人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

孟敬子問之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

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遵竹豆。豆木

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遠者也。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

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如君授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

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禮以恭敬辭遜為本。樂有五

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早。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律。更。唱。送。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

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

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社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而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未至於

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未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去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

慤慤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慤音空侗無知貌慤謹厚也慤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踈然惟恐其或失之故學者當如是也

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

○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

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魏魏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魏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闕夫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紕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言也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

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

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

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

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也。

其不成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入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

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且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十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四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

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宰，官名，或吳或宋。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能也。

天音泰，與平聲。孔子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

子聞之

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

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

不誠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

者其意相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如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

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發遲之問仁知

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天音扶鳳鸞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

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長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齊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莫有爵祿不成人

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

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之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

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太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

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

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

事此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

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入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

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 韞紵粉及贗徒木反賈音稼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同當賈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木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不枉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釋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

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

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

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連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

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

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止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實求位及覆芳服及實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懈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尚有於惰此君弟子所不及也

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言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度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穰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法語者正言也

○子曰忠信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緇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緇，泉著也。袍，衣有絮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作裘衣之賈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伎，反。害也。求，貧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之，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且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有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揚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定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下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遠之有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遠之有，極有極遠，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月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其矣。孔子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且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論語卷之十一

二十六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焉。舊說凡一章。
今人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似不能言者。謙卑遜慎不

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

爾

朝直遙及下同便旁連及便便辭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言不可以不明辭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善且反鬪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靜也

君在踧踖如也

與與如也

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

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及友躩驅若及擯主

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

也

禮亦古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揖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

闕半通反中於門也謂當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士求則當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明屏之間人君

中立之處所謂中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虛言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氣似不息者

齊言容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飛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

蹠蹠色六反圭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行如不勝執圭

執事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事乎。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踳踳躑躑定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出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愉愉如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以私私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賓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飾練服者。紅紫不以為褻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者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衿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美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緹裘。然其相稱。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麤裘狐裘亦得以類相從矣。

去喪無所不佩
主下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之屬亦皆佩也。非惟私居取其適體。

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殺。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殺。績而有殺。縫矣。

不以弔
喪主素。吉王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青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朝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持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沐浴浴竟即著。齊側皆反。齊必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能養人。膾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不食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餒音餒。食音嗣。餒於其反。餒鳥邁反。飪而甚反。餒飯傷熱濕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鬱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嚼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

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沽酒市脯，不

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入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失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

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變鬼神之餘也。但比君

所賜，昨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

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食音嗣，齋側皆反。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服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宜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

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阼，乃多

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

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

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饋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物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主日一舉膳夫授祭。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君嘗食，然不敢當。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文不

可以義服見君。故加朝服。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

孔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命死無所歸不得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祭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木

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

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

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必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

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冠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正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又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

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遠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鬼氏曰。石經嗅作曼。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及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

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